

外星人劫持案调查实录

[法]布罗斯 ● 著

陈生梅 赵志伟 ● 译

梁晓鹏 ● 审核

F E I D I E T U N S U O C O N G S H U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星人劫持案调查实录

【法】布罗斯 著
陈生梅 赵志伟 译
梁晓鹏 审校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外星人劫持案调查实录 / (法) 布罗斯著；陈生梅，
赵志伟译。—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飞碟探索丛书)
ISBN 7-5424-0868-2

I. 外… II. ①布… ②陈… ③赵… III. 地外生
命－研究 IV. Q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 069875 号

甘肃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甘图字:26-2002-40 号

©PLON 1995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296号)
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123号)
印刷 兰州鑫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市西固福利东路18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375
插页 1
字数 230 000
版次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书号 ISBN 7-5424-0868-2
定价 14.10元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中国格言

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存在第三种状态，猜猜看。

——安东尼奥·玛沙多

比嫉妒是次品的案科快文音，学谁的险登中件本式得想威五

面临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者是证明观念根本无须改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想方设法去证明观点根本无须改变。

——约翰·凯尼斯·加尔布莱斯

比嫉妒是次品的案科快文音，学谁的险登中件本式得想威五
而，“见者曾见”“答非”“见者妄言”很不中长嫌奇日典，是故此而丁
吉振殊而问断墨于事不长，计因突厥人裹当人承“见者”用剪
自始而，抑断事而常平量中苦尘常日长嫌奇鲜，而然。突厥突厥
·5·



致读者

新奇刺激，震撼人心
震撼人心——

惊悚刺激，恐怖惊悚，同文实录已震撼全球
震撼全球——

正如您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有关劫持案的研究是根据当事人的描述进行的，这些当事人无疑都非常诚实可信。因此，本书的内容是一些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事实。当事人的遭遇非常痛苦，但是由于敏感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因为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痛苦的感受程度也各不相同。

要理解当事人的这些经历，就不该抛开这些主客观差别。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在叙述中不用“肯定看见”或者“听说曾看见”，而使用“看见”等。承认当事人诚实可信，并不等于把他们的叙述当成客观事实。然而，谁在叙述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事情时，能说自己很客观呢？



目 录

第一章	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奇特的讨论会	(1)
第二章	劫持案的“试行阶段”	(15)
第三章	先驱巴德	(50)
第四章	“第四类遭遇”有了新发展	(86)
第五章	他们是不是疯了	(146)
第六章	从恐惧到交流	(175)
第七章	神童萨拉的故事	(200)
第八章	折磨、羞辱及恐吓	(228)
第九章	折磨的印证	(246)
第十章	络绎不绝的宇宙来客	(276)



第一章 麻省理工学院一个 奇特的讨论会

有那么一个星期，要想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必须先出示各种身份证明：请柬、身份证件、名单等。这一切都表明享有盛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又在召开一个非同寻常的机密会议。所有与会成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在参加会议前他们都起誓并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不得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做任何记录，不得向新闻界及公众透漏任何消息。你一定会认为这是有关“国防机密”的会议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秘密召集这个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一些劫持案件,但这不是一般性劫持案,而是外星人实施的劫持。乍一看来,劫持似乎与一所著名大学没什么关系,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只是一群飞碟研究人员组织的名流聚会?或者是爱好科幻小说的人散布的谣言?

当然不是。本次会议的主题要揭示的内容人们已不再感到奇怪，对美国人来说更是相当熟悉。本次会议的两位发起人是大卫·E. 普里查德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被同行们誉为“诺贝尔式”



飞碟探索丛书

的物理学家)和约翰·E. 马克教授(美国最著名的神经学家之一, 哈佛医学院神经学教授, 因其为T.E. 劳伦斯所作的传记《紊乱的王子》而荣获了1977年的普利策奖)。

几年来, 各种媒体报道了人们的目击事件, 谈到怪人强制性地把他们带到了不明飞行物里面, 为他们做了各种痛苦的带有侮辱性的身体检查和取样。许多人声称怪人在他们的头颅内放了仪器, 有的人还露出身上的伤疤以证实自己的说法。

在美国, 人们对几千例类似经历的人(或当事人)做了长期的调查, “当事人”这个词就成了20世纪末人们所熟悉的词。他们的奇遇有时掩藏在某种遗忘状态背后, 而且往往是在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之后, 两个小时的时间便从记忆中消失了。事发当时, 当事人或独自一人、或是跟别人在一起, 事发地点或在露天、或在汽车里、或在房间里, 他会发现天空有个罕见的发光物(一个亮点或者是球状物), 并且情不自禁地看着它离自己越来越近, 后来就失去了记忆。恢复知觉后, 觉得时间倒转了, 而且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空白”, 即时间缺失。有时事发地点是卧室, 一个或者几个秃顶的小矮人靠在床周围。许多当事人说有人把自己从沉睡中唤醒, 醒来后觉得好像瘫痪了, 浑身不能动弹, 只有眼睛还能看, 而且还在呼救。当时以为在做噩梦, 然后就感到身体的移动不同寻常: 飘在空中, 穿过紧闭的窗户、墙壁或者天花板离开了家。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些当事人最后落回到床上, 恢复了知觉。这些飘浮现象与梦游症完全不同, 人在梦游时“飘”不起来, 而且当事人的时间也缺失了。

“时间空白”一般能持续20分钟到两个小时, 有时会更长。在几个案例中甚至延续了几天。最终, 当事人还是毫无头绪, 常有噩梦般的感觉和莫名其妙的恐怖。



飞碟探索丛书

然而，有些人最终能渐渐回忆起自己经历的一些片段。借助于催眠，有些人不仅能想起自己的经历，而且能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莫名的恐惧。通过回忆，尽管当事人不得不再次体会当时的痛苦感觉，但是他们能直接记起潜意识深处埋藏的所有经历和恐怖。

倾听有关劫持的诉说，有点儿像穿过一条长长的玻璃通道，通道两边无数镜子里的画面几乎一成不变，完全相同。画面以同样的形式和程序展示着同一种景象，惟有当事人不同，可他们一点儿也不反抗，默默地忍受着同一种模式的怪诞仪式。无数不知名的当事人，无论他们年龄大小、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高低、从事何种职业、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世界观，都有着同样的遭遇。他们描述的细节非常逼真，简直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他们在催眠后说自己让某种灰皮肤的东西(灰人，也有人称它们为小灰人)抓到后，弄得瘫痪了。灰人长着大脑袋，上面嵌着一双似乎只有两只眼珠的巨眼，身穿连体工装衣。当事人觉得自己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圆形大厅里，衣服被脱掉，一丝不挂地平躺在一张手术台上，灰人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身体检查，并且对他们的皮肤、黏膜、头发、血液、精子或卵子取样。当事人感到恐惧不已。最荒诞的是下面一幕，他们的身体被插上各种仪器或者探测仪。美国所有的当事人没有互相交流，却众口一词(其中一部分人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另一部分人是在催眠状态下)，说外星人给他们的肚脐、鼻子、耳朵或者眼窝放了某种“植入物”(就是一根长针，上面拴着一个布满许多细丝或者小钩的直径大约2毫米的小球)。当事人说不清这些小球像什么、有什么用途。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小球是一种微型仪器，专门用来跟踪、控制和操纵当事人。飞碟里的痛苦手术是在一个大外星人的监督下实施的，此人外貌更似人类。他走到当事人面前，凝视或抚摸当事人，就会



飞碟探索丛书

对当事人产生镇定作用,使他们克服恐惧感和痛苦感。于是,当事人丧失了意志力,任其摆布,外星人通过心灵感应告诉他们,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他们将会忘记一切。

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当事人似乎多次遭到劫持。看来,植入物能让外星人再次找到自己的实验品(即使他们外出躲避),并且长期控制他们的行动。琼就是其中之一。

琼,34岁,西班牙语教授。她一连几个小时悲愤地诉说着40多次被劫的经历。1986年9月下旬,接近下午18点,一道亮光闪过她的公寓后,她就“离”开了阳台,后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4天后,她在离家50多千米处游荡,一位司机收留了她。当时她体重减少了6千克,赤着双脚,没有背包(因此没有身份证件、钱和信用卡)。琼过去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她既无梦游症,也无遗忘症,更无癫痫病。她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医生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催眠师,催眠师给琼实施了七个疗程的催眠治疗并录了音。琼把其中大部分内容放给我听。催眠后,琼重温了被小灰人劫持的多次遭遇:她正朝着阳台走过去的时候,一束亮光把她吸住了。她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里面,而且一丝不挂地躺在手术室的一张桌子上,她冷得发抖(而几分钟前,她还穿着连衣裙),周围全是不到1.20米的小灰人。他们的头长得像“蚂蚁或螳螂”一样。他们为她做了身体检查,穿过右鼻孔往她的头颅里插了一根长针。他们把针取出来后,小球(也就是著名的“移人物”)不见了。录音带上,琼流露出明显的恐惧,她惊恐地大声喊叫,最后就像婴儿一样呻吟着……与我一起听这段录音的时候她缩成了一团,满眼泪水,她站起来走了几步,前额抵在窗玻璃上,没有看我,爆发了: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有人像对待牲畜那样在我们身上做



飞碟探索丛书

了标记,到处跟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我们在鱼类、兽类、鸟类身上做标记,以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而他们在对我们做同样的实验,我们只不过是他们的实验对象!”

几年来,催眠疗法开始公开。当事人忍受的各种手术被当成是以人类为实验对象的基因实验和杂交实验。飞行物里面有几间大厅,厅内配有各种各样的实验设备,简直就像一所医院,当事人在那里遭受了各种实验和测试。一间大厅里放着几排短颈大口瓶,里面飘着一些胎儿标本。还有一间大厅满是丑陋的婴儿或者羸弱而古怪的孩子。外星人解释说,他们的基因濒临枯竭,无法自行繁衍,这些孩子是他们和人类杂交的结果。被劫持的女性被迫把那些奇丑无比的婴儿抱在怀里哄一哄、喂一喂。接下来的事更让当事人目瞪口呆,外星人放映一些拍摄技术高超的影片,展示各种各样的地球灾难(战争、饥荒、洪水、地震)、美丽的世界和无垠的太空。然后,外星人带领当事人参观飞行器,有时候还会带他们做一次小小的太空旅行。这有点像科幻小说,主人公被疯狂而又博学的坏蛋捉住了,一边等死一边参观他的未来设施……然后当事人就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并且什么也不记得(通常2小时过去了)。只有身上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伤疤似乎能够证实他们离奇的经历。

当事人千篇一律的叙述虽然怪诞,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听到对方的谈话,不可能互相影响。而且他们对于劫持的反应也一样:起初是不相信,随后就开始担心这是自己不希望做的那种噩梦,但这是事实。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忽然做起了如此愚蠢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没有在精神病论著上提到过,也没有被列入美国精神病例统计表。

1987年,布鲁明顿大学(印第安纳州)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飞碟探索丛书

的托马斯·E·波拉德研究了大约300起重大的劫持事件。他总结了各个独立而且互不影响的案例，认为劫持案模式一般围绕八种不同故事展开：

- (1) 劫持(实施过程几乎是通过一些巫术)。
- (2) 身体检查，同时还伴有肉体、心理和精神实验。
- (3) 报告(揭示了外星人在地球上出现的原因以及各种实验的目的)。
- (4) 参观飞碟，尤其是参观“仪器大厅”。
- (5) 太空旅行。
- (6) 神圣之旅(在外星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了一次宗教色彩浓厚的经历，好像是一位圣人现身，或者捎来了口信)。
- (7) 返回地球：当事人又回到了被劫地点(车里、床上、湖边)。
- (8) 本次经历的身心影响(身上的记号、双眼的灼痛感、昏昏欲睡、某种疾病的治愈、超常的能力、生活的其他观念)。

根据波拉德的调查结果，第一批劫持案(1957年是维拉斯勃斯，1961年是希尔夫妇，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这些案例)出现以来，证词实际上没有新的突破，而且惊人地相似：当事人依次遭遇上述经历。然而，除了贝蒂有以上全部经历外，其他人只有部分经历。

这些令人迷惑的叙述，犹如16世纪魔鬼劫持巫师故事的翻版。公众的态度是漠视，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关注，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在思考这些故事：要有勇气才敢于谈论这个受人嘲笑的话题。面对再次出现的大量目击报告，一些心理学家、神经学家、社会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接下来，研究人类心理的专家们也开始研究所谓外星人做的检查和实验。



飞碟探索丛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德·霍普金斯和惠特尼·斯特勃的作品成功地发行了，冲破了人们谈话的这一禁区；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遭遇广为人知后，公众又发现了第四类接触。这些故事有着强烈的情感影响，因为讲述这样的故事毫无趣味，劫持案似乎影响了全球，不仅遍及全美，而且也影响了其他地区。按照劫持案发生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拉美、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前苏联、中国和南非。法国似乎幸免于难，或者说几乎幸免于难。

法国的劫持案记录保持在30多起，因此没有成为深入调查的目标，其中最著名的塞杰·邦多瓦兹被劫持案只是个骗局。人们尝试着做另一种解释。这类故事的夸张（避免使用荒谬一词）和耻辱使得当事人很难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泄露这类经历等于表白自己是疯子。

要当众讲述这样一些很容易被嘲笑的经历需要勇气。在美国，私人问题公开得令人惊异，这使观看“讨论节目”的观众打破旧有观念，认识到在美国不尊重别人已到了何种程度。对所有的人公开所有的事，夫妻生活中的琐事和当事人的苦难全都搬上了荧屏。当事人已不再沉默，沉默使他们既不能依靠亲人，也无法求助于医生来克服被劫的创伤。他们像被压迫的少数人一样，有自己的代言人，随时准备回答各种电视提问。这样一种开放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现在他们也许做得太多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公开那些不可思议的“飘浮”、一次又一次的妇科检查、灰色的小怪物带来的痛苦、穿越时空的旅行。他们有两个理由：首先，他们背着沉重包袱的时间太长了；其次，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并一直希望某一天有人会给他们一个确定的答案。



飞碟探索丛书

在法国，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些被劫的人不知该向什么人求助，他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对劫持案保持沉默并不代表一定发生了劫持。这种不信任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妨碍了真相的公布，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滋生了谣言。这些年来，那些亲身经历了死亡边缘的人都小心翼翼，惟恐谈及这些经历时受到怀疑或者被当成精神病。为了让当事人敢于把自己生活中另一个侧面的经历公开，就需要雷蒙德·穆迪、伊丽莎白·克勃勒·罗斯，凯丽斯·雷及其他研究员的工作。随着这类事例的不断增加，一小部分医务人员的看法改变了，从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临死前特有的一种经历。医学界的态度激发了当事人，使他们把那些难于启齿的经历讲了出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案例越来越多，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公开谈论证词中那些遭受迫害的孩子、被父亲强暴的少女以及挨打的妇女。人们不再谈论伊朗遭受迫害的孩子，这并不等于说那儿就没有小孩受到迫害，劫持案件也是一样。我将引述巴德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在英国，因为大家争相传播，于是证词越来越多。在法国，极少有调查人员对这个题目感兴趣，飞碟研究人员围绕社会心理学家的假设开展研究工作，而这些心理学家把所有的飞碟现象都当成是幻影或者幻觉。”

应该意识到，在法国，已经失去了研究飞碟的最好时机，研究机构解体了，这方面的书也消失了。由于方法的错误，这里的调查也随之销声匿迹。乡里人的争吵带来了愤怒，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这个秘密的最后发言权。调查越少，证词越少，可供反思的材料也就越少。

为了使劫持案的问题能够传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由诺泊机构组织了一项调查，结果已于不久前公布。这些结果表明，劫持



飞碟探索丛书

现象涉及面非常广：370万美国成年人出现在统计表上，这很能说明外星人劫持案的意义。任何人不能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无动于衷，我们有理由对此重新考虑。这个重要材料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呢？虽然把它当成现实来接受为时尚早，但纯粹把它当成幻影也不妥当。问题主要在于：一次主观经历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能推断它符合客观现实吗？最好还是谨慎一些。

人们每天都受到各种令人困惑的观点引诱，美洲一直让我们惊奇不已。只要把14年来搜集到的资料与两次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了，这两次调查的目的是确定到底有多少人有过这类经历：

- 与死人有过接触的人 1987年占42%（1973年占27%）
 - 有超感知的人 1987年占67%（1973年占50%）
 - 有预感的人 1987年占31%（1973年占24%）
- 这种调查问卷也许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了。20世纪末人类征服太空又激发了另一种考虑：与可能存在的外星人接触。1987年，《百科》杂志已暗示了这个题目，向读者提出了450个问题，想确定他们是否与飞碟或外星人有过接触，对2000份反馈的问卷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
- (1) 75% 的人见过飞碟。
 - (2) 42% 的人有过时间空白经历。
 - (3) 33% 的人身上有无法解释的疤痕。
 - (4) 39% 的人在特定的某些地方感到莫名的恐慌。
 - (5) 31% 的人自己几秒钟前还在别处，而现在却到了这个地方。
 - (6) 41% 的人不断做飞碟梦。



飞碟探索丛书

(7) 65% 的人认为飞碟来自太空。

这些数字胜过任何雄辩，但是作为代表的调查对象过于明确：确切地说，《百科》杂志的读者们对这一类题目比一般人更感兴趣。接下来便是野心勃勃的一段时期：对美国全体居民情况的分析，在当事人的具体数目方面显得更加武断。换句话说，尽力找出有多少美国人曾被劫持过，几个令人不安的数字已散布开来。约翰·米勒博士根据已知案例的数字，推及全体美国人，经过复杂的演算，终于估计出最小数字：200 000 人。对扩大事态非常感兴趣的两位赞助人是罗伯特·贝里罗和汉斯·亚当，罗伯特是拉斯维加斯的实业家，而汉斯则是列支敦士登执政的尊贵的王子殿下。在他们的请求下，诺泊机构对遍及美国各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 6000 名成年人做了一次抽样调查，他们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全体美国人，调查费用为 50 万美元。然后罗伯特·贝里罗又于 1992 年出资赞助，公布了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把结果送给了 100 000 多个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其他从事精神健康职业的工作人员。其中附有一份表格，给希望收到其他信息的观众提供情况。这份报告谨慎地命名为《离奇的个人经历》，共 60 多页，开头是约翰·马克写的一篇前言，它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大论战。其中根本没有直接问“你认为自己被劫持到飞碟上了吗？”这个问题。这一问卷的设计者们也是依据这样两点来判断的。首先，因为大部分时间当事人只是接受了实验但是没有记忆；其次，那些有记忆的人由于谈到这些经历而受到了那么多的讥讽，因而他们拒绝在陌生人面前提到自己的遭遇。因此，问卷中的问题都是针对那些当事人通常提到的劫持案和特殊记忆设计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些离奇的事件和记忆就预示着劫持。应该想到这些“离奇经历”一点儿也不离奇，“因为 2% 的美国人都具备曾被劫持的特征”。这



飞碟探索丛书

个数字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潜在的当事人数高达 3 700 000 之多。

根据问卷确定，当事人必须在五个“关键问题”中有四个肯定的回答（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认为自己至少有一次这种经历的人所占的比例）：

(1) 您醒来的时候不能动弹，是否感觉周围有一个陌生人？

(18%)

(2) 您是否有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记忆缺失？(13%)

(3) 您是否发现自己正在空中飘浮，而不明白是怎么飘起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10%)

(4) 您是否见到周围有不寻常的亮光或亮点，而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8%)

(5) 您是否发现自己身上有不明来源的伤疤，任何人包括您本人也不知道这些伤疤是怎么出现的？(8%)

在当事人认识到劫持人非常可恶，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非常担心别人不相信他们，从而把他们当成疯子（电视上播放的这类事件总是千篇一律：当事人希望人们能够明白他们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的，他们听从了研究人员的意见，公开自己的遭遇。大部分当事人不愿公开自己的全部经历，只有在完全采用匿名的情况下才公开）。这些结果足以让人想入非非，而且也超出了问卷设计人员的谨慎估计。他们原本想通过一套问题来消除那些故意制造的玄虚。针对“您看见过鬼魂吗”或“您真的梦到过飞碟吗”这类问题，问卷采用了一种对喜欢科幻小说的人来说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这类小说中，外星人使用了一些不属于我们这个星球的概念和词汇，“您看到或听到过‘trondant’（这个词是为了调查需要而杜撰的）这个词吗？您觉得这个词有秘密含义吗？”，被调查人显得非常诚实可信。他们中 18% 的人感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自